

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的教育现场研究

叶皖林 谭顶良*

〔摘要〕 对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进行口语语料分析,随后进行了访谈与口语报告,调查他们对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理解与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初测回收 130 份口语获得策略问卷与 130 份口语表达策略问卷,以此为依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项目分析。再测回收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口语表达策略问卷各 206 份。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口语获得策略包含母语思维、词义注释、语词组块三个维度;口语表达策略包含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口语学习策略的构想效度,内部一致性分析也表明,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关键词〕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策略;结构;测量

一、引言

自 1950 年代以来,学习策略一直是认知研究的重要领域。作为一种指向认知目标的心理操作,与学科结合紧密,1980 年代以来,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一直是学习策略研究的热点,其结构与测量问题更是研究关注的焦点。代表性的结构观有三种,一是 O'Malley 和 Chamot(1990)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提出的三维结构。研究针对口语、语法、词汇等多项课堂任务进行课堂观察,发现其中的学习策略,制定访谈指南,再通过访谈内容分析,发现 25 种二语学习策略,将之分为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社会策略^①。二是 Oxford(1990)提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二阶六维结构。根据学习策略与语言材料的关系,将二语学习策略分为直接策略和间接策略,在此基础上,将多种学习策略进一步分为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以及元认知策略、社会策略、情感策略。从其具体策略类型看,这也是一个基于

* 叶皖林,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谭顶良,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ZXD003)研究成果;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①J. M. O'Malley & A. U Chamot,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8-118.

②R. Oxfor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NY: Newbury House/Harper & Row, 1990.

信息加工理论的六维策略结构^②。三是 Cohen(1998)根据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使用的目的,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二维结构观。将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分为两部分:学习语言的策略和运用语言的策略,前者是为学习语言而采用的策略;后者是为运用语言而采取的策略^①。

Tarone(1977)以九名中级水平英语学习者为被试,以系列图画描述为口语任务,提出由放弃、解释、有意识迁移、寻求帮助、非语言模仿五方面构成的二语口语交际策略结构^②。Faerch 和 Kasper(1983)研究提出了由减缩策略(reduction strategies)和成就策略(achievement strategies)构成的二维口语交际策略结构,其中,减缩策略是指学习者表达时绕开障碍、回避难点所采取的回避性行为或做法。成就策略是表达者积极处理障碍的成就性行为或做法。这一结构划分成为后来交际策略研究的框架,具有广泛的影响^③。Nakatani(2006)以问卷方法测量了400名英语学习者,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最后得到包含32个项目的口语策略问卷。其口语策略的结构就是其问卷的维度,分为社会情感、流利关注、意义磋商、正确关注、信息减缩改变、信息放弃、非口语策略、母语思维策略八个方面。^④ 国外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已长达半个世纪,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⑤⑥}那么,汉语口语学习策略又如何?有研究认为国内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是国内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盲区。”^⑦ 具体到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研究成果则少之又少。吴勇毅(2008)《意大利学习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个案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一篇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研究成果,将口语学习策略研究放在语言学习与运用的框架中,通过访谈内容分析,揭示意大利学习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⑧ 打开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题名”类,键入“口语学习策略”,时间不限,共找到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硕士论文十篇。其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主要沿袭Oxford(1990)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结构划分,测量工具采用经各自改编后的Oxford(1990)第二语言学习策略量表中的相关题项,在题项选取、表述方式上各不相同,吻合度不高,也没有体现口语学习策略的特殊性。

学习策略是任务学习驱动下的研究,汉语口语学习策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如何保证测量到所要测量的问题?有必要根据不同学习者汉语口语学习的实际情况,明确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制定符合汉语口语学习的策略测量工具,为第二语言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二、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

心理语言学将语言学习分为输入与输出两个阶段。输入、输出密切联系,环环相扣,组成了有机的整体。输入是第一性的,是输出的基础。没有足够的、地道的语言材料的输入,输出只能是无本之木;有输入没有输出,也达不到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只有在大量输入的前提下进行输出操练,才能

①A. D. Cohen, *Strategi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a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

②E. Tarone, “Consciou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A progress report”, in H. D. Brown, C. A. Yorio & R. C. Crymes (eds.), *On TESOL '77*, Washington, D. C.: TESOL, 1977, pp. 194-203.

③C. Faerch & G. Kasper, “Plans and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n C. Faerch & G. Kasper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83.

④Y. Nakatani, “Developing an O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nventor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90, 2006, pp. 151-168.

⑤M. Heo, R. Stoffa & J. C. Kush, “Factor Analysis of the ESL/EFL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Generation 1.5 Korean Immigrant Colleg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vol. 25, 2012, pp. 231-247.

⑥Y. Ardasheval & T. R. Tretter,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ELL Student Form: Testing for Factorial Validi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97, 2013, pp. 474-489.

⑦施家炜:《国内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二十年》,《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⑧吴勇毅:《意大利大学生汉语口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4期。

迅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Cohen(1998)依据二语学习目的,提出二语学习策略的学习与运用二维结构,充分体现了语言学习的内在阶段性。该结构是否适合汉语口语学习策略?汉语口语输入阶段的学习策略更多体现为口语获得策略,汉语口语输出阶段的学习策略更多体现为口语表达策略。

O'Mally 和 Chamot、Oxford 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注重的是语言输入阶段的获得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阐述、迁移、推测、注释、概括、重组、翻译、用韵律记单词、多次读或写等等。Tarone 和 Faerch 和 Kasper 口语交际策略注重的是输出阶段的表达策略,主要有放弃主题和信息、改述释义(近似、造新词、迂回)、合作、寻求帮助、非语言策略等等。已有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研究依据的是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一般性结构划分,没有体现口语学习的内在阶段性,没有体现汉语口语学习特点,且修改 Oxford(1990)学习策略量表时,在题项数量、内容表述上差异较大,问卷编制不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国内外二语口语学习策略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一定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调查研究,编制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包括了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口语表达策略问卷,从不同的阶段对口语学习策略进行全面考察。

三、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的初步探索

(一)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语料分析

在三所高校,选取汉语口语低中高三个水平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各 10 人,男生共 17 人,女生 13 人,年龄在 19—26 岁,平均年龄 22 岁,分别进行话题表达与图片表达,以收集口语语料。通过对 80 个录音片段中“连续语流”^①分析,得到 1311 个符合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词的组块,不同等级的口语语料中总语块音节数占总有效音节数的 33.22%。对“连续语流”分析发现,他们不是任意的组合,而是经汉语语法规则加工的组合,加工后成为汉语语块,可见,学习者在输入汉语单词后,在脑中按照汉语语法规则对这些单词进行了组合加工,我们将这种对输入的单词进行一番组合加工的工作称为语词组块,将这种加工从方法的角度定义为“语词组块”策略。

运用第二语言偏误分析方法,对低中高三个水平的口语语料进行偏误分析,得到 628 个偏误句,分析发现,低级水平母语导致的偏误句是 52 例,占低水平总偏误句的 32.50%,中级水平母语导致的偏误句是 43 例,占中级总偏误句的 17.84%,高级水平母语导致的偏误句是 24 例,占高级总偏误句的 10.57%,母语导致的偏误句存在于不同水平。对比分析发现,这些偏误句是受学习者母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是对大脑中存在的母语句进行翻译加工得到的。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汉语时,其母语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他的思维工具。我们将学习者利用母语来理解、加工、生成汉语的学习方法称为“母语思维”策略。对口语语料中偏误句汉英对比分析还发现,有些偏误是词的英语注释所致,由此原因导致的偏误句低水平占低级水平总偏误的 14.38%,中高级水平各为 17.01%、17.18%,可见,不同水平均存在这样的问题,这说明根据英语注释来理解汉语词语的意思和用法是英语母语者一项重要的学习方法,我们将这种学习方法称为“词义注释”策略。通过口语语料的英汉语言对比,采用偏误分析方法,发现母语思维、语词组块、词义注释是造成学习者汉语口语偏误的主

^①参考 Goldman-Eisler(1967)的研究,将非自然停顿定义为 ≥ 2 秒的非填充性停顿和填充性停顿(包括重复、犹豫、自动纠错这样的无效音节)。在非自然停顿之间的语流即为“连续的语流”。

要策略原因。

(二) 学生访谈

访谈对象共 30 人,低中高三个水平各 10 人,男生 17 人,女生 13 人。个人访谈共获得 152 个与学习策略有关的句子,按语义单元对这些句子加以归类整理,共得到母语思维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19(例如“我先想一想,用我的母语。”),占总频数的 17.11%;词义注释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28(例如“我一遍一遍读,然后看英语什么意思。”),占总频数的 25.23%;语词组块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19(例如“‘进行调查’、‘举行会议’要一直记住。”),占总频数的 17.11%;句型背诵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 21(例如“我背、记住一些句子,这对我回答很方便。”),占总频数的 18.92%;母语思维、词义注释、语词组块、句型背诵四项类目占总频数的 78.37%,这说明这四个方面的建构能有效测量学习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

(三) 口语报告

个人访谈分析发现的学习策略几乎都是与知识学习掌握相关的策略,几乎没有涉及口语表达阶段的策略,无法反映出口语输出阶段表达策略使用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口语表达策略与表达任务结合紧密,学生将汉语口语学习主要理解成汉语语言知识的获得,因此,结合口语表达任务,又采用了口语报告(Verbal Protocol)方法以进一步测量学习者的汉语口语表达策略的结构维度。

以低中高三个水平 30 名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作为被试,男生 16 人,女生 14 人。将录音转写成文字材料,按语句反映的思维主题进行片段划分。分析每一个片段中被试运用了何种策略,并将这些策略归类进行统计。其中,对表达主题、重要概念、具体语言成分的计划准备等与元认知相关的策略,归为计划监控一类;对表达中的语言形式、意义的关注以及对所表达的内容、观点的反思,归为表达反思一类;利用环境,创造表达机会,并在表达中与他人积极互动,归为社会交流一类;利用能找到的资源补偿第二语言知识的不足,以便顺利完成交际,无论是放弃信息、迂回解释、造词、非口语等补救措施均为资源利用策略。计划监控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23(例如“我要先写一个大纲。”),占总频数的 22.12%;表达反思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19(例如“注意我的发音和声调。”),占总频数的 18.27%;社会交流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为 20(例如“和中国人说话是最好的办法。”),占总频数的 19.23%;资源利用类目相关的描写频数 25(例如“换一个词说。”),占总频数的 24.04%,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项类目占总频数的 83.66%,这说明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个方面的建构能有效测量学习者汉语口语表达策略。

在综合语料分析结果、访谈结果、口语报告结果基础上,将口语获得策略归纳为母语思维、词义注释、语词组块、句型背诵四个维度;口语表达策略归纳为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个维度。根据上述维度,编制口语学习策略预测问卷,包括 30 个题项组成的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 42 个题项组成的口语表达策略问卷。对初步形成的问卷进行预测和访谈。由于测试对象是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要求他们就题目表述是否清楚、含义是否容易理解、表述有无歧义、5 点记分的连续性等方面发表意见,这样,我们对一些有歧义的项目、表达不够直接的项目进行修正,删除 6 个不合适的项目,由此形成由 24 个项目组成的口语获得问卷正式预测问卷。其中,母语思维 5 道题,语词组块 7 道题,词义注释 7 道题、句型背诵 5 道题。18 道正向记分题,6 道反向计分题。删除口语表达问卷中 6 个不合适的项目,形成由 36 个项目组成的正式预测问卷。其中,资源利用策略 12 题,计划监控策略 8 题、表达反思 8 题、社会交流 8 题。34 题正向记分题,2 题反向计分题。

四、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的因素分析

(一) 方法

1. 被试。受被试母语限制,每班学生有限,选取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三所高校 28 个班级,共 135 名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作为被试,回收问卷 133 份,有效问卷 130 份。其中男生 72 人,女生 58 人。年龄在 17—30 岁之间,平均为 22.64 岁。此部分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2. 工具。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整理出用于初测的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包括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两个分问卷:汉语口语获得策略含母语思维、语词组块、词义注释、句型背诵四个维度,共计 24 个项目;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含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个维度,共计 36 个项目。根据英语语言表达,问卷采用从“从不”至“总是”(never—rarely—sometimes—often—always)5 级记分。
3. 程序。首先告知调查用于科学研究,调查结果保密;所有口语学习策略问卷由主试发放,当场完成并回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的结构进行分析。采用 SPSS11.0 进行统计。

(二) 结果

1.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的因素分析

对口语获得初始问卷 24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删除项目负荷值小于 0.40;共同度小于 0.20 的题项;同时在两个因子上都有较高负荷的题项。共剔除 11 个题项。为明确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的因素结构,在删除不合适项目后,需要对剩余的 13 题项进行进一步的因素分析。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采用正交旋转法。根据相关心理测量学理论,确定选取因子标准:(1)因子数符合碎石检验;(2)因子的特征值 > 1;(3)每一个因子不少于 3 个项目;(4)抽取的因子在旋转前至少解释 3% 的总变异。在题项删除的过程中,结合问卷设计的理论结构,采用逻辑分析和因素分析方法,不断探索,相继排除无效题项,直到变异积累率稳定后,最后获得明确而易于解释的三因素结构(表 1)。三个因子共解释了变异数 51.226%,项目因素负荷见表 1。各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 1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题号	母语思维	语词组块	词义注释
a3	.742		
a15	.704		
a19	.702		
a7	.673		
a5	.628		
a6		.737	
a14		.734	
a2		.632	
a21		.575	
a10			.756
a17			.716
a16			.521
a18			.485
特征根	3.392	2.147	1.120
解释的方差变异量	26.090%	16.519%	8.617%
内部一致性系数	0.765	0.744	0.757

均达到测量学标准(0.70)。依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确定汉语口语获得问卷三因素结构,将口语获得策略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母语思维(5 个题目)、语词组块(4 个题目)、词义注释(4 个题目)。

2. 汉语口语表达问卷的因素分析

在发放汉语口语获得问卷的同时发放口语表达问卷。与获得策略问卷一样,收回有效问卷 130

份,被试情况等同研究 1。初始问卷共 36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采取正交旋转。结果显示,四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达 57.326%,项目因素负荷见表 2。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测量学标准^①。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最后结果,将汉语口语表达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计划监控(4 个题项)、表达反思(4 个题项)、社会交流(3 个题项)、资源利用(3 个题项),共 14 个题项。

五、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的验证

(一) 方法

1. 被试。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五所高校发放问卷 225 份,回收 210 份,有效问卷 20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6%。

其中来自美国的有 134 人,来自英国的有 58 人,来自加拿大的有 3 人,来自其他国家的有 11 人,男生 117 人,女生 89 人。此部分数据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2. 工具。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根据口语学习策略结构初探的结果,整理出用于结构验证的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包括汉语口语获得策略和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获得问卷含三个维度,分别是母语思维(5 个题目)、

语词组块(4 个题目)、词义注释(4 个题目),共 13 个题项。表达问卷含四个维度,分别是计划监控(4 个题项)、表达反思(4 个题项)、社会交流(3 个题项)、资源利用(3 个题项),共 14 个题项。

3. 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汉语口语获得策略的三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用 206 名被试的测查数据对已有模型和数据拟合程度进行进一步验证。通过观测变量与外因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和负荷来反映各因素之间的路径;通过拟合指标来反映模型的拟合程度。

本研究中,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得到一个 13 道题共三个维度的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为检验该问卷的结构模型 M(一阶三因子模型)的适合性,我们运用 LISREL8.7 软件,对用于验证性分析的 206 份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验证探索性分析得到的汉语口语获得策略三因素结构模型,即进行交叉证实(cross-validation)。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口语获得策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3。 χ^2/df 为 1.988,小于 2,GFI、IFI、CFI 均在 0.90 以上,按照温忠麟等(2004)的标准,^②表明本模型

表 2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计划监控	表达反思	社会交流	资源利用
a 20	.743			
a 8	.730			
a 26		.714		
a 2	.689			
a16		.778		
a24		.700		
a27		.728		
a4		.530		
a1			.814	
a3			.782	
a29			.690	
a13				.781
a6				.715
a19				.663
特征根	3.548	2.145	1.529	1.377
解释的方差变异量	23.650%	14.303%	10.196%	9.177%
内部一致性系数	0.7529	0.6749	0.6806	0.6162

①R. B. Kl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1998.
②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心理学报》2004 第 2 期。

拟合良好。

表 3 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P	GFI	NFI	NNFI	IFI	CFI	RMR	RMSEA
M1	123.283	62	1.988	.000	.910	.850	.897	.920	.918	.0893	.0738

4. 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在对表达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得到一个 14 道题共四个维度的口语表达问卷。为检验所获得结构模型 M(一阶四因子模型)的适合性,我们对 206 份数据,运用 LISREL8.7 软件,对所得到的语言表达策略四因素结构模型进行验证,以实现交叉证实。在做表达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时,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得到一个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表达策略结构模型 M。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口语表达策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4。 χ^2/df 为 2.159,小于 5,GFI、IFI、CFI 均在 0.90 以上,表明本模型拟合比较理想。

表 4 汉语口语表达策略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P	GFI	NFI	NNFI	IFI	CFI	RMR	RMSEA
M2	149.52	71	2.159	.00	.91	.82	.87	.90	.90	.086	.074

六、分析与讨论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比较,在对外汉语研究领域,人们对留学生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的测量,主要是以 Oxford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分类系统为基础,依据 Oxford(1990)编制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根据学习者汉语学习情况,对 Oxford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量表进行相应的修改。本研究通过口语语料分析、访谈、口语报告调查,编制了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包括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共两个分问卷。研究一方面通过语料分析等进行理论驱动下的口语获得策略与口语表达策略的心理模型建构,另一方面,为避免语料占有以及个人认识有限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因素分析来实现数据驱动下的获得与表达策略的心理模型建构。多方面共同作用,实现了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从方法上保证了研究所得到的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模型的合理性。

有研究认为被试的文化知识背景影响策略的生成和掌握,^{①②}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结构与测量工具研究中,以英语母语者为被试,控制了被试母语背景变量的影响。虽然被试分散难找,人数有限,测试过程耗时耗力,但是,只有排除了不同语言背景变量的干扰,研究才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研究采取多种方法,多方求证,力求策略题项的选取符合汉语口语知识获得与表达的特殊性,而符合特殊任务的特殊策略才是保证策略研究有效性的前提。这也是本研究问卷编制的最大亮点。

口语学习突出体现了语言输入与输出的阶段性特征,贯穿于其中的口语学习策略需针对不同阶段进行有效测量,口语获得策略主要针对语言输入阶段,口语表达策略主要针对语言输出阶段。以往的研究中知识获得方面的研究涉及两个层面:(1)记忆层面。(2)认知层面。口语表达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第二语言口语交际策略,涉及表达中的缩减与成就策略。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口语

①张荣华、刘电芝:《高效学习:学习策略的生成和掌握》,《课程·教材·教法》2012 第 4 期。
②F. Hsieh, “The Effect of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the Use of O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System*, vol. 45, 2014, pp. 1 - 16.

学习策略结构,制定相应的学习策略测量工具,这是一种探索。

在具体维度的研究中,由于汉语口语学习策略模型建构缺乏可参考的模型,我们只能参照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和典型的二语学习策略,扎根于口语语料、访谈分析、口语报告来构拟其具体维度。得到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获得策略的三个维度:母语思维、语词组块、词义注释;英语母语者汉语口语表达策略的四个维度: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经检验,所编制的两个分问卷的测量学指标均比较理想,验证性因素分析 GFI、CFI 等多项指标均达到 0.8 以上,拟合优度指标达到较理想的数值,^{①②③}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有效性。

七、结论

本研究以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先后对汉语口语学习策略的结构进行了探索与验证,得到了以下的结论:汉语口语获得策略包括了母语思维、语词组块、词义注释三个维度;汉语口语表达策略包括了计划监控、表达反思、社会交流、资源利用四个维度。本研究所编制的汉语口语学习策略问卷包括汉语口语获得策略问卷和汉语口语表达策略问卷,均具有心理测量学认可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同类研究。

(责任编辑:蒋永华)

Developing a Tool to Measure the Structure of Oral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y for Speakers of Languages Other than Chinese

YE Wan-lin, TAN Ding-liang

Abstract: We targeted Chi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was English to acquire data and give them a corpus analysis, and then conducted interviews and recorded verbal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ral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usage. On this basis, we worked out the oral Chinese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OCSQ). 130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ere sampled in the preliminary survey, and 206 in the second. We then di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item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ceived. According to ou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ral acquisition strategy comprises three dimensions: mother tongue thinking,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nd multi-word chunking; oral expression strategy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planning monitoring, expression reflec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roves OCSQ'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o does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Key words: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oral Chinese; strategy; structure; measurement

①黎坚、李一茗、邹泓:《初中生亲子信任的结构与测量》,《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年第4期。

②许宏晨:《结构方程模型在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③彭文波、徐陶、刘电芝等:《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及其问卷编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